

# 目 录

抗日战争时期龙门县的中共组织和人民武装

.....	[王达宏]、李绍宗回忆录	
	巫国祥整理	( 1 )
巧布连环雷、杀敌显神威		
记叶屋公路段连环地雷歼敌经过.....	王兆麟	( 3 )
港胞知名人士李树深先生		
在龙门的三·五事.....	路文杰稿	
	李林水整理	( 5 )
龙门县城第一家发电厂——龙昌米机.....	黄焕阳	( 7 )
大胜圩——龙门商品集散地.....	黄焕阳	( 8 )
三十年代龙门两剧社.....	李汉驹	( 9 )
盘龙奇观.....	动 草	( 10 )
路溪燧洞.....	张津光	( 11 )
清代拔贡李寿田.....	李林根搜集	( 12 )
李寿田诗选.....	李林根搜集	( 14 )
王晶慈旅日本办学.....	王一洲	( 17 )
路溪出土清代乡规碑刻.....	文化馆文物组	( 17 )
铁岗东门塘村出土北宋铜钱.....	文化馆文物组	( 18 )
古铜钱.....	文化馆文物组	( 19 )
豆杯.....	文化馆文物组	( 19 )
龙门的盒箩.....	罗振球	( 20 )
龙门蓝田瑶族乡成立大会盛况.....	刘金贵	( 22 )

# 抗日战争时期龙门县 的中共组织和人民武装

1938年王达宏在永汉组织一批爱国青年成立大众救国会。1939年5月上级党委派郭大同以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名义（简称东服团）成立东服团增龙队永汉分队与永汉大众救国会一起开展抗日救亡活动。从此，大众救国会在党的领导下进行工作。当年王达尊、王葵培、王达宏先后被吸收入党。

1939年秋，永汉建立中共特别支部，（龙门县第一个中共党组织），梁永恩任支书。

1939年7、8月间，地下党员吴宪俊（吴仲）由韶关到达龙门县，先后担任龙门中学教师、龙门县三青团总干事、国民党龙门县府情报股长，1940年初与龙门县党组织接上关系。

1940年5、6月间，成立中共龙门县工作委员会，袁鉴文任书记，1941年7月袁调离龙门，吴伯仲接任书记。

龙门建立党组织后，通过组织抗日自卫队、抗日杀敌队，发展了一批党员，在寮田、低雷、鹤湖、鹅鹄笼建立了党支部。在寮田的党员有王波、王镜、王俊明、王天、王家富、王春、王统、李新风、王捷云、李达经（后外出不知去向）、王方平（后叛变，解放后处决），低雷的党员有李绍宗、李炯君、李新、王田、王福、关房富、李孙雅、李中英、李永林、李友、李深儒；（李友、李深儒后来叛变，被我处决）鹤湖党员有王葵培、王平、王毅强、王运、王达勤、王容、李藻华、古钦、王慕珍；黄牛雷党员有钟树房，钟××；鹅鹄笼党员有李达松、李怀昌、李世旺等。

1941年在麻榨建立了党支部，党员有陈焕文、陈焕阶、郑叶昌、邓茂华；龙城建立了党小组，党员有吕子良、吴仲、邓英华、胡瑞祥。永汉中小学师生党小组，党员有张励、李友贞、王慕珍。

1942年初，成立中共永汉区委，区委书记陈江天，委员有王达尊、李绍宗、王葵培。与此同时在龙江、左谭、铁岗等地个别发展了党员。

1942年8月，因中共广东省委被破坏，党组织暂停活动，撤销各级委员会，任李绍宗为联络员。直至1945年，恢复党的活动，李绍宗将全县党组织关系移交给中心县委书记袁鉴文。在停止组织活动期间，身份已暴露的党员干部先后撤退，但龙门党组织未间断过与上级党组织的联系，并完整地保存了下来。

龙门从建党开始，就注重掌握武装。1939年组织了人民抗日游击队，王达宏任队长，有王达勤、王俊明、钟树房三个小队，共80人。敌人撤退之后，改为永汉自卫联防队。为了利于党组织开展武装抗日工作，1940年自卫联防队改编为国民党83军下属一个

杀敌中队，该队建立了中共党支部，由王达宏任支部书记兼中队长，有中共党员李绍宗、王镜、王淦波等三十多人，共编成一百多人的队伍奔赴增城抗日前线。这支队伍由于坚持抗日，纪律严明，群众关系密切，被国民党认为是“赤色队伍”。国民党一方面下令解散，一方面派国民党153师一个营跟踪监视，在当时不解散就有被歼危险的情况下，被迫解散，少数骨干转到东江纵队，其余转入地下活动，把分散在各村的武器，秘密掌握起来。

1944年冬东江纵队挺进江北地区，发动群众组织农会、民兵武装抗日，开展减租减息运动，声势浩大，龙门反动政府感到非常恐慌，掀起一股反共逆流，策划逮捕共产党员。1945年1月东纵副司令员命令王达宏、李绍宗立即组织武装队伍，镇压反动势力。经过几天发动，以杀敌队解散时掩蔽在各村的武装为基础组成一个中队，由李敬生任中队长，由官田等村对反动政府不满的群众组成一个中队，王廖葵任中队长，共二百多人，命名为增龙博独立大队，代号金龙大队（东三支队前身）。直属东纵司令部领导（1945年9月归属江北指挥部），委任王达宏为大队长，李绍宗为参谋、调任陈江天为政委，并派谢光、罗克任指导员。组织武装队伍的第二天即攻占永汉圩，龙门县反动政府大为震惊，向惠州国民党专署求救。同年2月，惠州专署派梁桂平保安团来永汉圩反扑，东纵司令部王作尧、梁广、邱强、蔡国梁率领北江支队和西北江支队攻打麻榨、永汉，击退梁桂平保安团，为金龙队扫除活动障碍。东纵主力撤离永汉地区后，金龙大队又遭到敌人疯狂“围剿”，由于队伍是新建立的，在恶劣的环境和艰苦的斗争中，出现了大量的非战斗减员，李敬生中队由于有原杀敌队员做骨干，党员多，基本坚持下来。而王廖葵中队则没有党组织做核心，没有受过考验，碰到困难时，大部分队员离队回家。金龙大队由原来二百多人，减为七、八十人。为巩固队伍，东纵司令部调金龙大队到罗浮山司令部整训。经过二十多天整训后，委任王樊培为副大队长，派张其威带一个小队编入金龙大队，编成张其威中队，王达勤为副中队长。整训补充兵员后，回到永汉地区，以新的姿态投入斗争，出布告实行减租减息、建立农会、组织民兵，摧毁了国民党乡、保、甲政权。金龙大队又扩大到一百五十多人。

金龙大队派李绍宗带领武工队组织民兵常备队，仅一个多月，组织了六个脱产民兵中队：寮田、低雷等地王家富中队，王境、张健民中队，鳌溪邓茂华中队，龙华李观友中队，沙迳廖球中队，油田黄万福中队。以上六个中队共约五百人。这支新生的革命力量，抗击着龙门、增城、正果、派潭的敌人，成为东纵在罗浮山西北的前哨，立下了许多战功。后来投入解放战争，是东三支一、二团指战员的骨干。

（据王达宏、李绍宗回忆录，巫国祥整理）

## 巧布连环雷 杀敌显神威

——叶屋公路设连环地雷歼敌经过

王兆麟

一九四八年秋，国民党反动派军队申光营进驻我江北老区——龙门县永汉区，天天出动围村搜山，杀人、放火，奸淫妇女，抢夺粮食、财物、杀牛、杀猪、捉鸡，无恶不作。永汉区寮田乡的新屋下、低雷、雁洋陂、东坑、上下莲塘等村庄，是我支队司令部常驻的地方，受到重点的围剿。新屋下农民王添在国民党军队围剿时，被当场打死，很多游击队员家属被扣押。当时正是秋收时节，群众无法安心收割，都希望部队狠狠的惩罚敌人。就在这个时候，支队司令部命令我去完成一个紧急的战斗任务。根据可靠情报，盘踞在永汉圩的国民党正规军申光营一个连，配合永汉反共自卫队，要在第二天早上到上下莲塘一带老区扫荡，我的任务是带领叶景同志在永汉圩南边选择有利地形，用地雷歼灭敌人。这是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我听了非常高兴。因为时间短促，必须马上行动。当时司令部只给我俩十多斤黄色炸药和一些导火线，其它如废铁等东西要我俩发动群众去解决。我俩分好工，我到新屋下村，叶景同志到低雷、李屋等村搜集坏犁头、烂铁锅。坏的收集不多，但群众知道要用地雷炸敌人，自动捐献好犁头，把它敲成一片片三角形的碎片秘密送来。材料准备好了，天也黑了。为了保密，我们只选了四位民兵与我俩执行埋雷任务，地点选择在由永汉去广州的距永汉约六华里的叶屋公路边。那里附近有个小山包，利于掩蔽。我们六个人分成两组，一组警戒，一组埋雷。在约30米处公路边地壁上，相隔10多米挖一个深2尺，长宽各3尺的坑，共挖了三个坑。每个坑放约5斤黄色炸药，面上铺上100多斤碎铁片，接好连环雷线，铺上泥，伪装好。弄好后，我们打发四个民兵回村，我和叶景同志把导火线接好，拉到距埋雷地点约50米远的那个高约40米的独立土山上。这时已是第二天的凌晨四点多钟了。经过一天一夜的奋战，我们感到既疲劳又饥饿，还有点凉意，但却很兴奋。我俩接着商量地雷炸响后撤退的路线：下了山包往东走是一片平坦的田段，再往前走就是反动势力盘踞的村子，不能往那边走；只能下了山，过田段，绕到南边，穿过公路，再向西边大山撤退。谈完，我俩选择大丰山便于观察的茅草丛中埋伏，等待敌人前来送命。

天就要亮了，近处的景物都已经看得清楚了。大约是五点钟，敌人从永汉圩出来，沿着公路前进。过了些时，终于发现了敌人的队伍，最前面是一个尖兵班，中间是申光营的一个连，后边是伪自卫中队，大约共有200多人。我俩互相看了看，意思是要沉住气，以便选择一个最好的杀敌时机。

永汉到这里，都是很平坦的田段，敌人背着枪，大摇大摆地行进，十分神气。他们想不到离驻地几华里的平川地段会有危险，因此毫无防备。我俩控制着心头的激动与喜悦，放过尖兵班，待敌人大队进入雷区后，我一咬牙，把两只手紧握的电线一接，轰、轰、轰，只见三个地雷接连炸响，铁片和尘土冲天而起，整段公路烟雾弥漫。敌人措手不及，乱成一片，惨叫声、痛哭声、惊呼声、斥骂声不绝于耳。未被杀伤的敌人，慌忙

滚倒公路两边，盲目地四面乱放枪。前面敌人的尖兵班醒悟过来后，抢占制高点，回头向我们埋伏的小山包冲上来。我俩完成任务后迅速从山背下山，敌人上到山顶发现了我俩，打了一阵枪，却不收追来，我俩即绕路安全返回下莲塘老区。

两天后，我到爆炸现场观察，发现公路上血迹斑斑，腥臭异常，令人作呕。有十多天，群众都绕道而行。

据了解，那天敌人被炸死伤30多人。当天敌人在叶屋村抢门板、床板抬着死尸和伤员，狼狈兢兢地回永汉圩办丧事去了。

事后，群众互相传告都说炸得好，地雷战的威力和巧妙被越传越神了。这次伏击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从此，敌人不敢随便出劲，扫荡的次数少了，即使出去也胆战心惊的。

# 援民济众 流芳龙门

——港胞李树深先生三、五事

李树深先生是龙门县龙城镇东门口榕树下塘唇李屋人，现居香港，是位知名爱国人士。先生现任香港（食街集团）饮食中心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兼总监督、香港荔香村酒家有限公司总经理、香港六国企业有限公司董事长、香港岬溪酒家有限公司监督、香港建值有限公司董事。早在抗日战争时期，李先生在龙门为拥军抗日、恢复和发展龙门工商业，为沟通城乡物资、繁荣市场，为龙门卫生事业、扶贫济众等等，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龙门流下了芳名，广为大众所传颂。

根据李先生一些亲朋好友的忆述，本文把关于李先生的事迹整理于后，以便更多的人对李先生有所了解，并从而受到启迪。

解放前，李树深先生就在香港做生意，经营“六国汽车公司”等商行。日本国侵华，香港、广州相继沦陷，李先生回到故乡避难谋生。民国二十六年农历八月二十四至二十六日，日机连续轰炸龙城镇。全镇一片瓦砾硝烟，七百多间铺店民房被炸毁五百多间，被炸死二十多人，炸伤数十人。顿时，工、商、医……一切陷入瘫痪。当时有个书生在高街关帝庙断墙上，用木炭题诗一首：“日机轰炸逞疯狂，店铺八成被烧光，谁见此景不下泪，东廓市民更心寒”。此诗正反映了龙城镇的凄凉情景。

李树深先生目睹惨景，自然伤心。尽管他是个商人，但国难当头，民不聊生，他终究对帝国主义的罪行感到愤慨。而又正由于他是个商人，有商人的眼光，有商人的算盘，懂得恢复商业对当时民众生活的重要，和对自己的利益。于是，李树深先生邀约耆绅贤名苏镜波、廖肇南、朱聘三、李培三、李景云、刘兢生、李君玉、黄润水等人，合股筹款，意欲尽快恢复龙城镇圩场。先是在太平门辨了一间拥有十多座窑的砖瓦厂。可是，刚开办不久，又遭日机轰炸。厂房被炸平，连练砖瓦泥的牛也被炸死了。但李树深先生等人并不意冷，又集股开办了“永丰年”商行。该商行从香港、惠州、平山、淡水等地购进煤油、食盐、火柴运销龙门、英德、曲江、韶关，又从龙门、英德、曲江等地购进草菇、烟叶等土产品运销惠州、香港。抗日战争期间，由于沿粤汉线的广州、花县等地沦陷，交通运输受阻，在这期间，龙门成为香港、惠州通向英德、韶关等地的商业交通运输的中心枢纽。所以，李先生等仁人开设的“永丰年”商行，对贯通南北物资交流，发展龙门贸易经济，都起到极其重要作用。

日本帝国主义的暴行施及龙门之后，龙城镇及各乡村均缺医少药。李树深先生着意发展医疗事业。当时，他把木匠街自建的一座日本式木屋腾出来，聘请杨耀华女医生执医，开办了“济群医社”。济群医社开业后，由于杨耀华医生医术精良，深得广大民众欢迎。

一九三九年（民国二十八年）李先生受任为龙门县救济院院长时，原有院址被第一区警察所占，故暂借县商会会址作为办公地。该院一向并无公费及常产收入，徒负虚名，其经费只由县内屠猪税项下每月拨来二、三十元，此区区之款，实不足以买文具之用，其经济困难可想而知。在此情形之下，为解决该院经费，除向善长仁翁勤捐外，另由李先生私人捐输，以资应付。多年以来，由救济院经办，而深为乡人称道之事有如下数端。

1、在县商会内（救济院办公地）设置赠医施药站，聘请何禹传先生及刘先生两位名中医师常驻药站候诊，免收诊金，药费则由院方支付，治愈者甚众。

2、每逢三、六、九圩期，在圩门四处分设茶水站，供趁圩乡人饮用，以免群众饮冷水而生病。

3、李先生在任救济院院长期内，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广州、增城沦陷，全省市镇都遭敌机疯狂轰炸，很多人流离失所，以致难民载道。李先生对途经县城的逃难者深表同情，屡屡解囊相助，多者给二、三元以作路费，受之者无不称道感激。

4、一九三九年秋，国军独立二十旅移防东江，途经龙门县属侠岗、左潭至县城时，李先生闻讯，即发动与组织商人与市民出城数里迎接，并在龙门县立中学竹林处煮粥，备茶水、食品等，以慰劳国军。这一义举，深得国军赞赏。军中一名军官对迎军群众说：“我军行军路经各县均未见有慰劳之举”。以后还获得韶关第七战区司令长官余汉谋的传令嘉奖。

5、一九三九年李先生兼任龙门县难民收容所所长，协同福音堂李耀基牧师共同办理所务。此时适遇国军第二十独立旅从曲江移防东江，该师驻防龙门时，由于长途行军劳累，加上有些外籍士兵，水土不服，以致疾病丛生，因收容所遭敌机炸毁，设施简陋，缺药缺医，致伤亡士兵满途，臭气熏天，极易传染。李先生见此情况不顾个人生命安危，经常到现场视察检查，此举实非常人所能做到，确属难能可贵。在此期间李先生还收拾各处难民及士兵遗体，施于棺木埋葬。有册登记的计有百余具。

上述种种义举，乃李先生五十年前在龙门所为。现李先生仍在香港谋生，已达八十七岁高龄，身躯尚健，精神矍铄，儿孙满堂。俗语所云：“为善者昌，为仁者寿”，岂偶然哉。

（路文杰稿）

（李林水整理）

1987年3月

## 龙门县城第一家发电厂——龙昌米机

一九八六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利电力部授予龙门县“初级电气化县”称号，龙门水电建设已经走在全国前列。

此际，回溯龙门县电力建设的历史，对热心龙门山区建设的人们，不无启迪意义。县侨务办公室最近召开“李树深先生忆谈会”（李先生是知名人士，现居香港），会上，据谭佐明、李林棠、戴福如、李镜泉、杨镇海、冯国森、路文杰等人回忆，龙门县城第一家发电厂开始是由李树深先生等人计划筹备，后由戴日明先生等人筹金开办的龙昌米机。

时，日寇侵华，龙城沦陷。乌天黑地，民不聊生。在香港经商的李树深先生亦回到家乡龙门县城避难谋生。李先生经商多年，些有积蓄，较之时人略呈生机。李先生毕竟是龙门人，乡心一片。困难当头之际，视乡亲苦难而义气在身。日寇投降后，他即串联当时龙城一些稍有“身家”的人士，筹建西林河陂头，意安装水磨解决碾米问题。筑陂地点在石巷口对出河段。后筑陂失败，李树深先生等又筹备开办电厂，发电、碾米。这就是后来的龙昌米机。

龙昌米机建于龙门县城太平门，今太平门市场大楼右侧。据忆，龙昌米机由李树深、戴日明、钟殿香、廖应璘、戴特时等人合力筹备。后，李树深先生于一九四六年二月离乡往穗经商，米机由其他各位人士继续筹建至开业。开办后，由戴日明任经理，具体负责米机一切业务事宜。龙昌米机的兴办，总投资为十多万斤谷。这在当时日子艰难的情况下，是一笔不小的财数。龙昌米机每天能碾谷一万多斤，大为方便了民众。而且，更令世人记怀的是，龙昌米机除了白天碾米外，夜晚则发电，供应龙门县城一些商户。在当时商道不通，连煤油都难供应的情况下，龙昌米机的发电，的确给黑暗中人们带来了光明。这是戴日明等为家乡建设办的一件好事。这其中，也有李树深先生出的一份力。

龙昌米机的开办，大约在一九四六年。直至一九四九年人民政府成立，为政府所接收。

黄焕阳

## 大胜行—龙门商品集散地

“大胜行”是广州市越秀南路对面万福路口的一商行。它的创建人是我县龙城镇的李树深先生（现居香港）。

李树深先生早年在香港经商。日本侵华，香港沦陷后，李先生回到家乡，在龙城开设“永丰年”商行。这期间，他热心参加商会工作，结识团结了当地一批商家。抗战胜利，国人扬眉，李先生赴穗经商，“大胜行”就是此时创办的。

“大胜行”自创办之日起，十多年间（该商行解放后实行“公私合营”）成为龙门县农副产品、土特产品的集散地和外阜商品销往龙门的批发站，也是当时龙门商业界的信息发布中心。该商行经营龙门县出产的稻谷、生猪、柴炭、竹木土药，以及龙门鸡、龙门草菇等土特产品，经销往龙门的商品有食盐、煤油等。

李树深先生经商有道。据解放初期“龙门贸易公司”代销店经理、原龙门县政治协商会议副主席黄以广回忆，李树深先生的大胜行，在经营方面有几个特点：

一是方便顾客。所有龙门的客商，或运货往大胜行，或到大胜行取货，大胜行一律免费招待食宿。连运货船家也照样招待。

二是讲究信用。大胜行收购货物，按质论价，按期付款。有些货物，还可以预支货款。大胜行发放货物，如数如期。通常，龙门商家一纸书信，便可从大胜行提取到必需的货物。可以先取货，后付款。

三是信息灵通。大胜行每隔二三天，就给有联系的商家寄发油印的《大胜行行情》，向客户提供货源、价格等市场信息，使身处龙门山区的商家及时了解百里外的行情，做起生意来心中有数。

李树深先生经营大胜行得到众商相助。当时龙门县城的广聚隆、义和隆、胡耀记、龙昌米机，广记、友隆和龙门县沙迳的畅记、麻榨的顺泰、龙华的富昌、耀记、永汉的兜记等十多家商行，以及解放后龙门县的土产联营社、土产收购站、龙门贸易公司代销店、永汉、麻榨、沙迳、龙华等地的供销社，都与大胜行有商业来往。通过当时三百多号船水运，龙门的龙副产品和土特产品，每年有六千多万斤被大胜行收购，转销往本省各地及湖南省一带。而龙门所需的食盐、煤油等，又由大胜行通过本县商家、供销社，销售到百姓手中。大胜行是龙门——广州城乡商业流通的纽带，李树深先生是一位在龙门商业史上有过贡献的知名人士。

黄焕阳

## 三十年代龙门两剧社

警群剧社成立于一九三六年夏，由吴天培、李汉驹等二十多个男青年组成，因为当时粤剧界多用“男旦”，所以没有女青年参加。剧社纯属民众组织，经费由社员分担，不受政府补助或社会上的捐款，志在宣传移风易俗及鼓动群众抗日，它拥有一个中型粤剧班的全套设备，社址兼排练场，设在南门卢屋，曾演出过《热血洒东瀛》《饱餐强寇肉》等大型粤剧，在县城演出，全是公演，下乡则由演出地区供应食宿，不收戏金。

警群剧社所用之大幕两边，绣有对联一副：粉墨登场、责负宣传，敦雅化。现身说法，志存改善，裕淳风。其宗旨可见一斑。

一九三七年，日本帝国主义飞机炸毁龙城，剧社所有设备全部被毁，后来从新添置，已不齐全。但仍继续公演，至四四年以后原来社员分散谋生，剧社由朱辉主持，临时召集一些艺人，赴各地演出。渐渐续续至四八年，那时徒有剧社之名，已近“警群”之空了。

顺风剧社成立于一九三六年，由朱国治、李国霖等组建。

（李汉驹供稿）

# 盘 龙 奇 观

动 草

旅游南昆山，当汽车来到永汉平畴，游客，远远向南昆山望去，一条蜿蜒的公路，从南昆山山麓，沿着莽莽苍苍的丛山峻岭，盘坡绕梁，时隐时现，形断势续，直奔云飘雾忽的高山之巅。这就是杨应彬同志题点的我县旅游区南昆山八景之一的“盘龙”了。

汽车来到山脚，龙尾起摆，就被抖动抛上山去。从山脚到南昆山林场场部，汽车要走约四十分钟，据说要绕九十八个弯弯。其实，弯弯的多少，恐怕很少人去认真算过的，使旅客赞叹不已的，倒是这条长龙的变化多姿——有时，它象一个巨大的“之”字，盘绕曲折；有时，它又象一条什么图案上见过的装饰的花边，温文秀丽；有时，如果把旅游车当作一个小圆点，它简直就是一个标准的疑问号，引人遐思。这幕使人目眩的“龙舞”，南昆山人民，知道付出了多少的血和汗水，才彩排出来的啊！

峰回路转，车向变化反复。游客临窗外眺，车转景移，上下左右风光，象不断推移的电影镜头上的画幅，尽收眼底。平缓处，那朦胧远山，入云碧峰，深幽峡谷，苍劲古松，撑天云彩，笔挺修竹，莫不各自成趣，把游客带进诗情画意之中。路险处，左立绝壁，右接悬崖，前濒深渊。正当游客屏息悬心之际，一个锐角转弯，路上迷路，山外重山，前山有路在你头顶，后面来程就在脚下，游客莫不叹为观止。高阔处，回望永汉平畴，田园棋布，房舍依稀，碧水如带，庄稼似锦，一览无遗；游客为之心旷神怡。

车窗外，一切都在移动着，变幻着——盘龙起舞，远山回转，近树后退，而又都在缓缓降落。刚才头顶的古松，现已落在脚下，原先左上侧的杉林，龙身一扭动，却倏地跳到右下边来。只有游客，静坐在车厢里，听凭那舞得任性的长龙的摆布和捉弄，眼花缭乱，扑朔迷离。游客还来不及整理头脑中景物映象的头绪，只见长龙蓦地一阵吞云吐雾，满山烟笼雾绕，模糊恍惚，一切都沉落在茫茫雾海之中，游客东西莫辨。原来，汽车已被抛到云雾弥漫的海拔高处了。看烟雾奇景，最妙的是汽车从濛雾中钻摸出清晰烟雾间层时，烟云上浮下托，中间气清景明，游客如同飘仙，好不惬意！对山一株烟云，象轻纱，似飘絮，碧峰衬底，轮廓清晰，就象是绘画大师的神来之笔。

如果说，南昆山是北回归线上的一颗明珠，那么，这盘卧在南昆山上的公路，则象一条戏珠的长龙，使这颗明珠增色生辉；如果说，南昆山象正在梳妆打扮的少女，那么，这条被绿色林海衬托得格外鲜明夺目的公路，又象是少女手中抛下来的一条彩带，牵动着游客的无限情思；再如果把四季常青的南昆山比作绿色的海洋，这条盘旋曲折的公路，则更象一条戏水的蛟龙，腾闹得南昆山波翻浪涌，气势雄奇！

# 路溪隧洞

张津光

四

我县路溪区位于县城南部，离城29公里，西靠龙华区望背乡，北与龙江区龙江乡毗邻，东与博罗县公庄区接壤，南与博罗县横河区相接，面积118平方公里。

地势南高北低，属半丘陵半山区。

据1980年统计，全区耕地面积19098亩，其中水田15584亩，旱地3514亩。

据1982年7月人口普查，全区2073户，人口10689人。

解放前，这里易旱易涝，灾害频繁。“三日无雨水车响，一场大雨变汪洋”。遇上旱年，仅能种上三千亩左右水稻，年亩产不过二百多斤，群众生活十分贫困。

多少年来，路溪群众渴望凿穿龙口山，把陈和洞水引过来灌溉农田，在历史上曾有行动。据旧县志记载：“康熙时，牛迳罗漱六集资开凿龙口山之水通灌路溪西角，因资罄而中止”；民国时亦有几个地主合资开凿龙口山，也因囊尽而未能开成。

这项工程前人之所以不能完成，主要原因是（1）欠缺经费；（2）受当时科技水平局限，测量不准确，两头对挖，纵然凿穿，也衔接不起来。据现场勘查，进口洞已挖66.2米，洞底高程为160.00米，出口洞已挖82米，洞底高程为120.00米，进出口两段已挖共长148.2米，挖洞断面高2米，宽1.5米，进出口高差40米。

解放后，人民政府领导群众大力兴修水利，1958年5月，路溪人民建成了库容为453万立方的屏风石水库，解决了4794亩（占全区水田30%）的灌溉。但仍有万多亩水田严重缺水。一九六三年春旱，上造全社只插4200多亩，一九六四年又连续遇大旱，全社早造仅插下水稻3500亩，两年早造严重减产，因此，人民迫切要求开凿龙山口隧洞。

1963年8月路溪公社，组织了二百多人的专业队，重新开凿龙山口隧洞，经过一年多的艰苦奋斗，终于在1964年9月胜利完工，路溪隧洞全长611米，宽1.9米，高2.3米。

在工程费方面，据1963年9月县水电局编《路溪隧洞技术设计书》表一，包括隧洞开挖，渠道工程等需款261679元。

在工程地质方面，洞全长611米，分布岩石有：冲积层（松散，需要支撑）；石英砂岩（岩中节理发育，有裂隙渗水）；石英脉（系断层）；砂质页岩（节理很发育，需要支撑）；在这样地质复杂的情况下施工，决不是轻而易举的事。

在施工方面：采取铁轨，铁斗车出渣，每天放炮炸石三次，出渣三次，还要解决日夜照明。施工初期采用柴油机拉马达发电，后期在进口河边处利用陈和洞水，自制木质水轮机进行发电，由于挖洞深，洞内空气污浊，采用了鼓风机通风气；又由于洞内有水渗出，采用洞边挖沟，自流排水。更重要的还要运用现代测量技术，指导开挖，打通时的对接误差仅十厘米（10cm）。

隧洞打通后，全长三分之一（约200米）由于地质差而要逐行加固，用钢筋混凝土预制构件埋设，以策安全，埋设后洞内净宽1.6米，净高1.8米，流水比降三百分之一，设计过水流量为2.5秒公方。

在进口河道上还建筑了蓄水陂一座，陂高5米，陂长40米，用80号水泥砂浆砌块石结构，用20厘米厚的90级混凝土护面。整个隧洞工程非常艰巨，县只拨机械设备和水泥钢材款，而人工伙食全靠广大群众自筹解决。

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国家的投资，科技的协同，机械设备的配合，和广大群众的支持相结合，要把隧洞打通，是不可能的。

隧洞打通后，紧接着动员全社群众连续作战，仅用15天时间就挖通全长约25公里的東西溝渠，不但解决了路溪这片万多亩十年九旱的农田自流灌溉，还为后来的水电建设提供了条件，1966年8月又完成了路溪水电站，装机容量为800千瓦（三台），加速了该区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农村电气化的进程。

## 清代拔贡李寿田

· 李林根 ·

清朝光绪年间，龙门出了一名拔贡（注1），当时被称为“学界之巨子”、“龙门之大儒”。这就是现今鲜为人知的李寿田。

李氏寿田，又名宸光，字柱材，号镜仁，龙城镇塘唇李屋人。生于前清同治四年农历八月廿一，即公元一八六五年十月十日，卒于民国十六年十二月初六日，即公元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享年六十三岁。

幼年的李寿田，由其祖父教读诗书，赋性聪慧，迥异凡庸。虽在髫龄，已能吟咏。惟性好玩，懒于读书，时常遭到祖父的责骂，并被令作别业。直至十四岁那年，李寿田偶然吟咏《隐者》七律诗：“太公渭水垂纶钓，诸葛南阳抱膝吟。”祖父听后，大为赞赏道：“言为心声，少年能作此恬淡高朗之词，他日决非庸俗子也。”因此，令其复读，转由其堂叔祖授教。从学三年，有了长足的进步。于是学制艺，习词章，师友咸相推重，谓其前途未可限量。

光绪九年，年方十九的李寿田在县内应童试，题名榜首，被录取为县学附生。翌年甲申科考，被广东提督学政录取为经古一名，一等第五名补增（注2）。五年之后，赴乙丑岁考，被录取为一等第四名补廪（注3）。翌年庚申科考，获得一等第四名。光绪十八年壬辰科考，录取经古一名，一等第一名，十九年癸巳科考，复录取为一等第一

名；两年后的乙未岁考，亦为一等第一名，并以优行注册。翌年丙申科考，复取录经古一名，一等第一名选拔。光绪二十三年为丁酉科选拔之期，时年三十二的李寿田以第一人膺选拔贡生，是年秋赴京师会试后，擢授直隶州州判（注4）。

李寿田乡旋后，仍以舌耕为业，矢志办学，广育英才。他自作诗云：“功名富贵不关心，聊入山林托迹深；耻向青云希上进，但邀明月伴孤斟。”表现了他淡于名利，不求仕进的恬退天性。光绪二十八年，龙门地方官员史允端以其品端学粹，必能得到后辈学生的敬重和取法，遂聘为龙门星冈书院山长，除讲学外，并总领院务。三十一年乙巳七月，李寿田与县令林钺、地方绅士刘士骥、谭锡光等合力筹划，创办龙门县官立高等小学堂。不久，广东学务处委任李寿田为校长。在职三年，由于严于管教，学校风纪肃然；他还亲自为该校作校歌歌词四首，其中之一曰：“星冈钟毓萃人才，教育端资学校开；学子莘莘贤济济，几多桃李受栽培。”到了光绪三十四年，转就广州西关南强两等小学任国文教员，讲解明晰，尤善改文，深得该校校长之敬重。后来，县中官绅又屡次发函，请其回原籍任职，李寿田便于宣统三年夏回家乡，出任县立高等小学堂校长，直至民国十五年春以老辞职。其时，县长吴明洸以其学问渊邃，德望素孚，办学有年，成绩优裕，不欲令其引退，特委任为县视学员，兼师范讲习所所长之职。才一年多时间，终因积劳成疾，以致不起。

李寿田生平道德文章，为当时世人所称道，有口皆碑，无不仰瞻山斗。除文章外，尤擅诗词。他一生中有不少佳作，抄传于世，可惜中经丧乱，文稿多有散失，现存诗词只有一百一十首，由其后代编成《拙园诗稿》，有风光的咏怀，有里俗的歌谣，有祝寿的唱词，有赠挽的哀曲，还有其他生活中的杂咏。若非平生饱读诗书，难于信手拈来，顶成妙品。李寿田在其六十一岁生辰时，曾撰作自寿七律诗八首，历述生平志事，为其得意之作。他在世时，曾携友酣游平陵龙岩、龙城水西花塔山及七星冈等地，并留下若干记游诗句。

注：1、拔贡：科举制度中贡入国子监的生员之一种。清制，初定六年一次，乾隆中改为十二年一次，每府学二名，州、县学各一名，由各省学政从生员中考选，保送入京，作为拔贡。经过朝考合格，可以充任京官、知县或教职。“拔贡”可理解为选拔贡献给皇帝的才子。

2、补增：即补增生，增生是科举制度生员名目之一。清代岁科两试在一等前列者。

3、补廪：即补廪生，生员名目之一。清代岁科两试在一等前列者，是资历较深的生员，每月有廪膳，作为生活之补助。“廪生”的主要职务是具结保证应考的童生无身家不清及冒名顶替等弊。习惯上称此种手续为“补廪”。

4、州判：官名。清代知州的佐官，与州同职掌略同。

# 李寿田诗选

李林根搜集

## 隐 者

余幼时懒于读书，屡为先大父所呵，将使别业。偶吟此诗，先大父见之，大为激赏！谓：言为心声，少年能作此恬淡高朗之词，他日决非庸俗子也。因令复读。时年十四岁。

功名富贵不关心，聊入山林托迹深；耻向青云希上进，但邀明月伴孤斟；  
太公渭水垂纶钓，诸葛南阳抱膝吟；鱼水联欢熊入梦，苍生终冀望为霖。

## 即 景

银灯挑尽未成眠，聊缀团茶候火煎；宝鸭香残烟细细，铜龙漏永夜绵绵；  
开门惊起楼林鹊，侧耳愁闻叫月鹃；独立闲阶寻句久，不知凉露湿衿前。

## 梦 游 七 星 冈 作

萋萋草色望中迷，林外微茫夕照低；野鸟一声清俗耳，春风杨柳板桥西。

## 题 扇

乳鸭池塘景最幽，和携女伴共临流，佳人本是多情绪，笑拨浮萍点狎鸥。

## 秋 草（调寄满庭芳）

秋气萧条，秋风淅沥，触来残梦初醒，南楼哀雁，欹枕不堪听，坐起西窗远眺，平原外绿草凋零，那堪看古台荒榭，千点化流萤。

生平行乐处，随风断梗，逐浪浮萍，更堪迷古渡，月暗前汀，南浦离纵别绪，试回首几易霜星，最惆怅凉秋九月，塞外几青青。

### 馆下园钟氏上巳日偕友游花塔山（二首选一）

仄径樵归日欲昏，不辞藤葛更扳扃；山形蜿蜒龙蛇走，磴势岩嶙虎豹蹲；  
七级云封花耸塔，双扉雷劈石成门；从今饱看西山景，不负频年馆下园。

### 寓京望寄家信

自到京华后，乡关盼望专；如何三阅月，不寄数行笺；  
岂为平安甚，无须信息传；回头顾同伴，尺素递南天。

### 题 画（二首）

青山绿水两悠悠，一个渔翁一叶舟；地僻并无人唤渡，底忙飞棹过中流。  
料想山头日已斜，水亭人散鸟声哗；归来例向西岩宿，拣个芦丛下钓艖。

### 哭沈若凡同年（二首选一）

七年前事记犹真，心契如公得几人；一见便如旧相识，三生想有夙缘因；  
醇醪方饫周郎酒，玉树偏埋卫玠身；几度招魂亲剪纸，临风簌簌泪沾巾。

### 甲辰岁七夕后一日友人以夜游珠江

#### 诗见示，依韵和之（四首选一）

今夕是何夕，双星弄影微；良朋同雅集，逸兴定谁飞；  
浮白鱼初熟，含黄蟹正肥；凭栏看牛女，清露点罗衣。

### 送小川大郎归日本（二首选一）

慷慨登坛演说工，记曾绛帐坐春风；我非老友惭元定，君是经师匹马融；  
爪印鸿泥三月久，魂消骊唱数声中；扶桑归后重回首，望把邮筒寄粤东。

### 再游龙岩庵步前韵（三首）

佳境何妨数往还，又携良友访名山；老僧卓锡西归去，惆怅遗踪已莫攀。

忆昔题诗倚马成，闾黎寺壁旧留名；雪泥鸿爪从头认，纸墨丛残百感生。

懒残镼火半曾煨，珍重山门为我开；香火前缘应未识，十年李泌又重来。

### 祝刘建初六十双寿（调寄风入松）

蟠桃初熟麦秋天，祝嘏肆华筵；伯鸾、德曜称嘉耦，更六旬夫妇齐肩；笑看儿孙绕膝，綵衣起舞仙仙。

得交公瑾廿年前，转眴已华颠；平生心迹从头数，一樽酒一榻茶烟；长愿跻堂酌兕，祝君耄耋高年。

### 龙门竹枝词（十首选二）

春日嬉游总不知，女风淳朴不堪思；踏青斗草浑抛却，祇解清明插柳枝。

梳得梁家堕马妆，绣褙罗带系明珰；惊看艳质向人问，道是前村新嫁娘。

### 六十一自寿（八首选二）

祖训亲承十载余，不容一刻惰居诸；但知有益勤开卷，岂为求名始读书；早岁浮游歌采藻，壮年茅拔筮连茹；修名未立人将老，辜负昂藏七尺躯。

万轴牙签付劫灰，伤心学校长蒿莱；经年太息皋比冷，何日重覩讲席开；书为常观难释手，酒非善饮敢贪杯；告君一语聊相笑，全史曾经读一回。